

1900—2000

百年美文



闲情雅趣卷



中

季羡林 主编



百花文艺出版社
BAIHUA LITERATURE AND
ART PUBLISHING HOUSE

1900-2000

百年美文

闲情雅趣卷



季羡林 主编

本卷主编 陈国恩



百花文艺出版社
BAIHUA LITERATURE AND
ART PUBLISHING HOUSE



闲情雅趣卷

目 录

上

陈国恩	卷首语 /	001
周作人	谈养鸟 /	001
周作人	买墨小记 /	004
周作人	雨感想 /	007
夏丏尊	猫 /	011
叶圣陶	天井里的种植 /	018
叶圣陶	几种赠品 /	022
叶圣陶	在西安看的戏 /	025
林语堂	买鸟 /	031
林语堂	论中西画 /	036
林语堂	中国书法 /	039
林语堂	论趣 /	046
张恨水	竹与鸡 /	049
张恨水	虫声 /	050
郑逸梅	尺牍的集藏 /	051

郁达夫	小春天气 /	057
郁达夫	江南的冬景 /	065
许钦文	花园的一角 /	069
许钦文	菊花 /	074
苏雪林	故乡的新年 /	076
苏雪林	想起四川的耗子 /	081
宗白华	看了罗丹雕刻以后 /	086
宗白华	徐悲鸿与中国绘画 /	093
徐志摩	翡冷翠山居闲话 /	097
丰子恺	给我的孩子们 /	100
丰子恺	甘美的回味 /	104
丰子恺	谈自己的画 /	109
丰子恺	阿咪 /	118
朱自清	女人 /	121
朱自清	谈抽烟 /	127
郑振铎	访笈杂记 /	129
老舍	小麻雀 /	136
老舍	我的理想家庭 /	139
老舍	养花 /	142
冰心	力构小窗随笔 /	144
冰心	一日的春光 /	151
俞平伯	打橘子 /	154
俞平伯	稚翠和她情人的故事 /	159
废名	菱荡 /	164
沈从文	云南看云 /	169
沈从文	吃大饼 /	174

中

梁实秋	下棋 /	179
梁实秋	听戏 /	182
梁实秋	鸟 /	185
梁实秋	图章 /	188
钟敬文	多识草木 /	192
钟敬文	忆社戏 /	196
巴 金	海上升明月 /	198
江寒汀	山光悦鸟性 /	200
施蛰存	雨的滋味 /	204
施蛰存	鸦 /	219
李广田	到橘子林去 /	224
邵洵美	谈睡眠 /	230
梁遇春	谈“流浪汉” /	234
梁遇春	观火 /	247
钱君匋	学画 买画 失画 还画 献画 /	251
陈白尘	话说毬子 /	260
唐鲁孙	风筝谈往 /	265
柯 灵	忆江楼 /	268
柯 灵	雨街小景 /	274
柯 灵	戏外看戏 /	277
王朝闻	动人的古代绘画 /	284
萧 乾	京白 /	292
季羨林	海棠花 /	296
朱 雯	夜行记趣 /	300
何章陆	山 /	303

冯亦代	向日葵 / 307
冯亦代	水仙 / 310
孙犁	石子 / 313
孙犁	书的梦 / 316
孙犁	画的梦 / 322
唐弢	八道六难 / 326
陈从周	说“帘” / 330
卢福庠	雨 / 332
琦君	方寸田园 / 334
曾敏之	砚池拾趣 / 337
曾敏之	弈棋的艺术 / 339
邹荻帆	读画漫笔 / 341
郭嗣汾	蜻蜓 / 346
何满子	音乐收藏旧忆 / 348
黄裳	买墨的故事 / 351
黄裳	在天津听戏 / 355
黄裳	茶馆 / 359
汪曾祺	自得其乐 / 362
汪曾祺	谈题画 / 368
张爱玲	谈跳舞 / 370
张爱玲	忘不了的画 / 383
毛文昌	台东浮雕 / 390
下	
孙道临	忘归巢记 / 393
艾煊	雨花棋 / 397
何为	佳茗似佳人 / 402

黄永玉	音乐外行札记 /	405
海 笑	爱石趣谈 /	408
姚宜瑛	茶醉 /	411
陆文夫	壶中日月 /	414
陆文夫	得壶记趣 /	420
陆文夫	深巷里的琵琶声 /	425
洛 夫	诗人与酒 /	428
洛 夫	吃茶二三事 /	432
余光中	莲恋莲 /	435
余光中	花鸟 /	442
宗 璞	燕园石寻 /	448
宗 璞	二十四番花信 /	451
宗 璞	风庐乐忆 /	453
陈丹晨	林荫道上 /	456
流沙河	蟋蟀国的《春秋》 /	459
王 蒙	行板如歌 /	468
王 蒙	猫话 /	472
王 蒙	在声音的世界里 /	475
王充闾	捕蟹者说 /	478
谌 容	求画记 /	481
肖 凤	鸟巢 /	485
赵鑫珊	欣赏莫扎特 /	488
董 桥	纹木本色 /	491
冯骥才	珍珠鸟 /	493
刘心武	牧童短笛 /	495
叶文玲	石头趣忆 /	498

叶文玲	清风明月共一船 / 502
三 毛	拾荒梦 / 506
余秋雨	夜雨诗意 / 514
梁锡华	兰蕙篇 / 519
肖复兴	最后的海菲兹 / 523
也 斯	书的衣裳 / 530
张抗抗	音乐之伴 / 532
高洪波	冬蛰蛰 / 535
高洪波	波斯猫 / 537
赵丽宏	心画 / 544
赵丽宏	雨花石 / 547
贾平凹	秦腔 / 550
贾平凹	弈人 / 557
吴瑞卿	谈花说草 / 561
林清玄	随风吹笛 / 569
林清玄	忘情花的滋味 / 572
林清玄	闲情 / 575
原 因	圆通山花潮 / 577
铁 凝	我有过一只小蟹 / 580
李碧华	咖啡馆 / 585
扎西达娃	醉生梦死甜茶馆 / 588
车前子	紫砂之旅 / 591
迟子建	年画与蟋蟀 / 594
小 牧	谈生活趣味 / 598
大 灾	猫狗 / 601

梁实秋

(1902-1987),
原名梁治华,
字实秋,祖籍
浙江杭县,生
于北京。早年
曾赴美留学,
后移居台湾。
主要作品有
《雅舍小品》、
《骂人的艺术》
等。

下 棋

梁实秋

有一种人我最不喜欢和他下棋,那便是太有涵养的人。杀死他一大块,或是抽了他一个车,他神色自若,不动火,不生气,好像是无关痛痒,使得你觉得索然寡味。君子无所争,下棋却是要争的。当你给对方一个严重威胁的时候,对方的头上青筋暴露,黄豆般的汗珠一颗颗地在额上陈列出来,或哭丧着脸作惨笑,或咕嘟着嘴作吃屎状,或抓耳挠腮,或大叫一声,或长吁短叹,或自怨自艾口中念念有词,或一串串地噎嗝打个不休,或红头涨脸如关公,种种现象,不一而足,这时节你“行有余力”便可以点起一支烟,或啜一碗茶,静静地欣赏对方的苦闷的象征。我想猎人追逐一只野兔的时候,其愉快大概略相仿佛。因此我悟出一点道理,和人下棋的时候,如果有机会使对方受窘,当然无所不用其极;如果被对方所窘,便努力作出不介意状,因为既不能积极地给对方以苦痛,只好消极地减少对方的乐趣。

自古博弈并称,全是属于赌一类,而且只是比“饱食终日无所用心”略胜一筹而已。不过弈虽小术,亦可以观人。相传有慢性人,见对方走当头炮,便左思右想,不知是跳左边的马好,还是跳右边的马好,想了半个钟头而迟迟不决,急得对方拱手认输。是有这样的慢性人,每一着都要考虑,而且是加慢的考虑。我常想这种人如加入龟兔竞赛,也必定可以获胜。也有性急的人,下棋如赛跑,劈劈拍拍,草草了事,这仍就是饱食终日无所用心的一贯作风。下棋不能无争,争的范围有大有小,

有斤斤计较而因小失大者，有不拘小节而眼观全局者，有短兵相接作生死斗者，有各自为战而旗鼓相当者，有赶尽杀绝一步不让者，有好勇斗狠同归于尽者，有一面下棋一面谏骂者，但最不幸的是争的范围超出棋盘，而拳足交加。有下象棋者，久而无声音，排闼视之，阒不见人，原来他们是在门后角里扭作一团，一个骑在另一个的身上，在他的口里挖车呢。被挖者不敢出声，出声则口张，口张则车被挖回，挖回则必悔棋，悔棋则不得胜。这种认真的态度憨得可爱。我曾见过二人手谈，起先是坐着，神情潇洒，望之如神仙中人；俄而棋势吃紧，两人都站起来了，剑拔弩张，如斗鹌鹑；最后到了生死关头，两个人跳到桌上去了！

180

笠翁《闲情偶寄》说弈棋不如观棋，因观者无得失心。观棋是有趣的事，如看斗牛、斗鸡、斗蟋蟀一般，但是观棋也有难过处，观棋不语是一种痛苦。喉间硬是痒得出奇，思一吐为快。看见一个人要入陷阱而不做声是几乎不可能的事，如果说得中肯，其中一个人要厌恨你，暗暗地骂一声“多嘴驴！”另一个人也不感激你，心想“难道我还不晓得这样走！”如果说得不中肯，两个人要一齐嗤之以鼻，“无知识奴！”如果根本不说，憋在心里，受病。所以有人于挨了一个耳光之后还要抚着热辣辣的嘴巴大呼“要抽车，要抽车！”

下棋只是为了消遣，其所以能使这样多人嗜此不疲者，是因为它颇合于人类好斗的本能，这是一种“斗智不斗力”的游戏。所以瓜棚豆架之下，与世无争的村夫野老不免一枰相对，消此永昼；闹市茶寮之中，常有有闲阶级的人士下棋消遣，“不为无益之事，何以遣此有涯之生？”宦海里翻过身最后退隐东山的大人先生们，髀肉复生，而英雄无用武之地，也只好闲来对弈，了此残生。下棋全是“剩余精力”的发泄。人总是要斗的；总是要钩心斗角地和人争逐的。与其和人争权夺利，还不如棋盘上多占几个官，与其招摇撞骗，还不如在棋盘上抽上一车。宋人笔记曾载有一段故事：“李讷仆射，性卞急，酷好弈棋，每下子安详，

极于宽缓。往往躁怒作，家人辈则密以弈具陈于前，讷赌，便忻然改容，以取其子布弄，都忘其恚矣。”（《南部新书》）。下棋，有没有这样陶冶性情之功，我不敢说，不过有人下起棋来确实是把性命都可置诸度外。我有两个朋友下棋，警报作，不动声色，俄两弹落，棋子被震得盘上跳荡，屋瓦乱飞，其中一位棋瘾较小者变色而起，被对方一把拉住：“你走！那就算是你输了。”此公深得棋中之趣。

听 戏

梁实秋

听戏，不是看戏。从前在北平，大家都说听戏，不大说看戏。这一字之差，关系甚大。我们的旧戏究竟是以歌唱为主，所谓载歌载舞，那舞实在是比较的没有什么可看的。我从小就喜欢听戏，常看见有人坐在戏园子的边厢下面，靠着柱子，闭着眼睛，凝神危坐，微微地摇晃着脑袋，手在轻轻地敲着板眼，聚精会神地欣赏那台上的歌唱，遇到一声韵味十足的唱，便像是搔着了痒处一般，从丹田里吼出一声“好！”若是发现唱出了错，便毫不容情地来一声倒好。这是真正的听众，是他来维系戏剧的水准于不坠。当然，他的眼睛也不是老闭着，有时也要睁开的。

生长在北平的人几乎没有不爱听戏的。我自然亦非例外。我起初是很怕进戏园子的，里面人太多太挤，座位太不舒服。记得清清楚楚，文明茶园是我常去的地方，全是窄窄的条凳，窄窄的条桌，而并不面对舞台，要看台上的动作便要扭转脖子扭转腰。尤其是在夏天，大家都打赤膊，而我从小就没有光脊梁的习惯，觉得大庭广众之中赤身露体怪难为情，而你一经落座就有热心招待的茶房前来接衣服，给一个半劈的木牌子。这时节，你环顾四周，全是一扇一扇的肉屏风，不由你不随着大家而肉袒。前后左右都是肉，白皙皙的，黄澄澄的，黑黝黝的，置身其间如入肉林。（那时候戏园里的客人全是男性，没有女性。）这里颇富肉感，但决不能给人以愉快。戏一演便是四五个钟头，中间如果想要如厕，需要在肉林中挤出一条出路，挤出之后那条路便翕然而阖，回来时

需要重新另挤出一条进路。所以常视如厕如畏途,其实不是畏途,只有畏,没有途。

对戏园的环境并不需要作太多的抱怨。任何样的环境,在当时当地,必有其存在的理由。戏园本称茶园,原是喝茶聊天的地方,台上的戏原是附带着的娱乐节目。乱哄哄地高谈阔论是未可厚非的。那原是三教九流呼朋唤友消遣娱乐之所在。孩子们到了戏园可以足吃,花生瓜子不必论,冰糖葫芦、酸梅汤、油糕、奶酪、豌豆黄……应有尽有。成年人的嘴也不闲着,条桌上摆着干鲜水果蒸食点心之类。卖吃食的小贩大声吆喝,穿梭似地挤来挤去,又受欢迎又讨厌。打热手巾把的茶房从一个角落把一卷手巾掷到另一角落,我还没有看见过失手打了人家的头。特别爱好戏的一位朋友曾经表示,这是戏外之戏,那洒了花露水的手巾尽管是传染病的最有效媒介,也还是不可或缺。

183

在这样的环境里听戏,岂不太苦?苦自管苦,却也乐在其中。放肆是我们中国固有的品德之一。在戏园里人人可以自由行动,吃,喝,谈话,吼叫,吸烟,吐痰,小儿哭啼,打喷嚏,打呵欠,揩脸,打赤膊,小规模拌嘴吵架争座位,一概没有人干涉,在哪里可以找到这样完全的放肆的机会?看外国戏院观众之穿起大礼服肃静无哗,那简直活受罪!我小时候进戏园,深感那是另一个世界,对于戏当然听不懂,只能欣赏丑戏武戏,打出手,递家伙,尤觉有趣。记得我最喜欢的是九阵风的戏如《百草山》《泗州城》之类,于是我也买了刀枪之类在家里和我哥哥大打出手,有一两招居然练得不错。从三四张桌子上硬往下摔壳子的把戏,倒是没敢尝试。有一次模拟打棍出箱范仲禹把鞋一甩落在头上的情景,我哥哥一时不慎把一只大毛窝斜刺里踢在上房的玻璃窗上,哗啦一声,除了招致家里应有的责罚之外,惊醒了我的萌芽中的戏瘾戏迷。后来年纪稍长,又复常常涉足戏圈,正赶上—批优秀的演员在台上献技,如陈德琳、刘鸿升、龚云甫、德珥如、裘桂仙、梅兰芳、杨小楼、王长

林、王凤卿、余叔岩等等，我渐渐能欣赏唱戏的韵味了，觉得在那乱糟糟的环境之中熬上几个小时还是值得一付的代价，只要能听到一两段韵味十足的歌唱，便觉得那抑扬顿挫使人如醉如迷，使全身血液的流行都为之舒畅匀称。研究西洋音乐的朋友也许要说这是低级趣味，而且大家都安于这种趣味。这种乱糟糟的环境，必须有相当良好的表演艺术才能控制住听众的注意力。前几出戏都照例的是无足观，等到好戏上场，名角一露面，场里立刻鸦雀无声，不知趣“酪来酪”声会被嘘的。受半天罪，能听到一段回肠荡气的唱儿，就很值得，“余音绕梁三日不绝”，确是真有那种感觉。

184

后来，不知怎么，老伶工一个个的凋谢了。换上来的是一批较年轻的角色，这时候有人喊着要改良戏剧，好像艺术是可以改良似的。我只知道一种艺术形式过了若干年便老了，衰了，死了，另外滋生一个新芽，却没料到一种艺术于成熟衰老之后还可改良。首先改良的是开放女禁，这并没有可反对的，可是一有女客之后，戏里面的涉有猥亵的地方便大大删除了，在某种意义上有人认为这好像是个损失。台面改变了，由凸出的三面的立体式的台变成了画框式的台了，新剧本出现了，新腔也编出来了，新的服装道具一齐来了。有一次看尚小云演天河配，这位高头大马的演员穿着紧贴身的粉红色的内衣裤作裸体沐浴状，观众乐得直拍手，我说：“完了，完了，观众也变了！”有什么样的观众就有什么样的戏。听戏的少了，看热闹的多了。

我很早就离开北平，与戏也就疏远了，但小时候还听过好戏，一提起老生心里就泛起余叔岩的影子，武生是杨小楼，老旦是龚云甫，青衣是王瑶卿、梅兰芳，小生是德珪如，刀马旦是九阵风，丑脚是王长林……有这种标准横亘在心里，便容易兴起“除却巫山不是云”之感。我常想，我们中国的戏剧就像毛笔字一样，提倡者自提倡，大势所趋，怕很难挽回昔日的光荣。时势异也！

鸟

梁实秋

我^{爱鸟。}

从前我常见提笼架鸟的人，清早在街上溜达（现在这样有闲的人少了）。我感觉兴味的不是那人的悠闲，却是那鸟的苦闷。胳膊上架着的鹰，有时头上蒙着一块皮子，羽翮不整的蜷伏着不动，哪里有半点睥睨昂藏的神气？笼子里的鸟更不用说，常年地关在栅栏里，饮啄倒是方便，冬天还有遮风的棉罩，十分的“优待”，但是如果想要“抟扶摇而直上”，便要撞头碰壁。鸟到了这种地步，我想它的苦闷，大概是仅次于粘在胶纸上的苍蝇，它的快乐，大概是仅优于在标本室里住着罢？

我开始欣赏鸟，是在四川。黎明时，窗外是一片鸟啭，不是吱吱喳喳的麻雀，不是呱呱噪啼的乌鸦，那一片声音是清脆的，是嘹亮的，有的一声长叫，包括着六七个音阶，有的只是一个声音，圆润而不觉其单调，有时是独奏，有时是合唱，简直是一派和谐的交响乐。不知有多少个春天的早晨，这样的鸟声把我从梦境唤起。等到旭日高升，市声鼎沸，鸟就沉默了，不知到哪里去了。一直等到夜晚，才又听到杜鹃叫，由远叫到近，由近叫到远，一声急似一声，竟是凄绝的哀乐。客夜闻此，说不出的酸楚！

在白昼，听不到鸟鸣，但是看得见鸟的形体。世界上的生物，没有比鸟更俊俏的。多少样不知名的小鸟，在枝头跳跃，有的曳着长长的尾巴，有的翘着尖尖的长喙，有的是胸襟上带着一块照眼的颜色；有的是

飞起来的时候才闪露一下斑斓的花彩。几乎没有例外的,鸟的身躯都是玲珑饱满的,细瘦而不干瘪,丰腴而不臃肿,真是减一分则太瘦,增一分则太肥那样的秣纤合度,跳荡得那样轻灵,脚上像是有弹簧。看它高踞枝头,临风顾盼——好锐利的喜悦刺上我的心头。不知是什么东西惊动它了,它倏地振翅飞去,它不回顾,它不悲哀,它像虹似的一下就消逝了,它留下的是无限的迷惘。有时候稻田里伫立着一只白鹭,拳着一条腿,缩着颈子,有时候“一行白鹭上青天”,背后还衬着黛青的山色和釉绿的梯田。就是抓小鸡的鸢鹰,啾啾的叫着,在天空盘旋,也有令人喜悦的一种雄姿。

186

我爱鸟的声音鸟的形体,这爱好是很单纯的,我对鸟并不存任何幻想。有人初闻杜鹃,兴奋的一夜不能睡,一时想到“杜宇”、“望帝”,一时又想到啼血,想到客愁,觉得有无限诗意。我曾告诉他事实上全不是这样的。杜鹃原是很健壮的一种鸟,比一般的鸟魁梧得多,扁嘴大口,并不特别美,而且自己不知构巢,依仗体壮力大,硬把卵下在别个的巢里,如果巢里已有了够多的卵,便不客气的给挤落下来,孵育的责任由别个代负了,孵出来之后,羽毛渐丰,就可把巢据为己有。那人听了我的话之后,对于这豪横无情的鸟,再也不能幻出什么诗意出来了。我想济慈的《夜莺》,雪莱的《云雀》,还不都是诗人自我的幻想,与鸟何干?

鸟并不永久地给人喜悦,有时也给人悲苦。诗人哈代在一首诗里说,他在圣诞的前夕,炉里燃着熊熊的火,满室生春,桌上摆着丰盛的筵席,准备着过一个普天同庆的夜晚,蓦然看见在窗外一片美丽的雪景当中,有一只小鸟踟躇缩缩的在寒枝的梢头踞立,正在啄食一颗残余的僵冻的果儿,禁不住那料峭的寒风,栽倒地上死了,滚成一个雪团!诗人感喟曰:“鸟!你连这一个快乐的夜晚都不给我!”我也有过一次类似经验,在东北的一间双重玻璃窗的屋里,忽然看见枝头有一只麻雀,战栗地跳动抖擞着,在啄食一块干枯的叶子。但是我发现那麻雀

的羽毛特别的长,而且是蓬松戟张着的:像是披着一件蓑衣,立刻使人联想到那垃圾堆上的大群褴褛而臃肿的人,那形容是一模一样的。那孤苦伶仃的麻雀,也就不暇令人哀了。

自从离开四川以后,不再容易看见那样多型类的鸟的跳荡,也不再容易听到那样悦耳的鸟鸣。只是清早遇到烟突冒烟的时候,一群麻雀挤在檐下的烟突旁边取暖,隔着窗纸有时还能看见伏在窗棂上的雀儿的踪影。喜鹊不知逃到哪里去了。带哨子的鸽子也很少看见在天空打旋。黄昏时偶尔还听见寒鸦在古木上鼓噪,入夜也还能听见那像哭又像笑的鸱枭的怪叫。再令人触目的就是那些偶然一见的囚在笼里的小鸟儿了,但是我不忍看。